

# 語絲

第五卷，第二八期

## 絕句溯源

鈴木虎雄著  
汪馥泉譯

絕句盛行於唐；說到絕句，似乎限於唐代。唐代，自王維，李白，王昌齡始，在絕句方面有許多傑出的詩人。到這地步，經歷過種種的順序。現在，想一探宅底源流。

唐代絕句，有五言，七言，六言三種。現在省去六言，單講其他兩種。

( 49 )

明徐師曾說：『絕之爲言截也，卽律詩而截之也。故凡後兩句對者，是截前四句；前兩句對者，是截後四句；全篇皆對者，是截中四句；皆不對者，是截首尾四句。故唐人絕句，皆稱律詩。觀李漢編昌黎集，絕句皆入律詩，蓋可見矣。』——文體明辨絕句詩。明梁橋之說同；他說，『絕句者，截句也，句絕而意不絕。截律詩中，或前四句，或後四句，或中二聯，或首尾四句。大抵以第三句爲主。』——水川詩式卷一定體。因爲徐梁二氏底書，流行於世，往往有相信這說頭的。但這說頭，如其這是講絕句底性質，說律詩有這麼的性質，這大

( 50 )

概對的；如其這是講發達，說律詩在先，然後故意截取律詩底前，後中間，首尾而成絕句，這是大錯的。絕句，決不是截取律詩底某部分才成就的。那末，絕句之名，到底怎樣發生的？

明楊慎說明絕句底起原說，『絕句者，一句一絕。起於四時詠，『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是也。』『春水……』云云的詩，因載於陶淵明集，是大家知道的，但據趙宋湯漢底注，說，這句，原來是劉宋顧凱之神情詩中底一部分（清陶澍陶詩集註卷四）或者淵明賞愛這句，偶然抄錄了下來；或者故意截取四句，當作自己底詩，如後人底集句詩。如其淵明當作自己底詩，又如其這詩果是絕句底起原；那末，絕句，是由楊慎所謂『一句一絕』而來的吧，或者由於斷取某長篇底一部分而來的吧。絕句，又叫作斷句，因為斷句底斷是解作斷章取義底斷的。這里不能決定，還得探尋絕句底由來。現在先從五言講起。

五言詩，那前漢已有或沒有的論頭姑且不講，後漢是確實有了。這五言詩底長篇的，魏晉時，在樂府上奏之。其中，以四句三韻或二韻爲一解，合數解爲一篇。所謂一解，有如一章。

參看樂府詩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辭：「凡諸調歌辭，並以一章爲一解。」

古今樂錄曰，「倉歌以一句爲一解，中國以一章爲一解。」王僧虔啓云，「古曰章，今日解，解有多少。」（中略）詩君子陽陽兩解，南山有台五解之類也。」

這構造，並非始於魏晉，是詩經以來的事。這長篇中底某一解，在形式上，可說是絕句底起原。（絕句本於樂府，這前人已講過。）如白頭吟便是。白頭吟，相傳前漢武帝時司馬相如妻卓文君之作，不可靠。載於宋書樂志的，有古辭和魏晉所奏的兩種。所謂古辭，是後漢以來相傳的。那末如後漢以來相傳這白頭吟，可看作絕句底淵源的吧。

### 白頭吟

古辭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

今日斗酒會，明日溝水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相不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飜飜；男兒意氣重，何用錢刀爲。

以上，舉樂府底一例。

其次，成爲絕句底淵源的，是歌謠。

絕句 溯源

三

( 52 )

據我所見的，古書中題爲『絕句』的最早的，是梁時徐陵編玉台新詠卷十所載的『古絕句』四首。所謂『古』，這是指哪一代？這據六朝人底慣例，凡魏晉以後都明言某代或稱近代，所以所謂古，是指後漢以前。我看，這『古絕句』，是後漢末（或更後）底作品，其辭如下：

古絕句四首

藥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日暮秋雲陰，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瑤瑁簪。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無情尚不離，有情安可別。

南山一桂樹，上有雙鴛鴦，千年長交頸，歡愛不相忘。

古辭中有長干曲，這也是古絕句之類。其辭如下：

長干曲

古辭

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搖；妾家揚子住，便弄廣陵潮。

這更在後漢以後吧。

上舉各詩，其平仄固然不合後世之例，但狠相似。如其這些是後漢之作，那末從後漢書起，便有這種東西了。

其次在晉代，有普通叫作桃叶團扇的歌。前者，是王羲之底孫子王獻之給他小老婆桃叶的歌，有二首。後者，是桃叶酬答王底桃叶的歌，有三首。其辭如下：

桃葉歌（二首錄一）

王獻之

桃叶復桃叶，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

團扇歌（三首錄一）

桃叶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與郎卻暄暑，相憶莫相忘。

又孫綽有情人碧玉歌（樂府詩集云是宋汝南王作），見於玉台，其體同。桃叶歌在南朝是很流行地被歌唱的。

不知作者而流行地被歌唱的，晉代有子夜歌。從晉孝武太元中（公歷三七六——三九六），開始流行。（子夜是女子；據宋書樂志，子夜是太元以前人）。這歌底開始，說是這女子作的；可在晉宋齊三代之間，狠是流行。現在所傳，有一百十七首之多（樂府詩集卷四十四）。三代底歌辭既已併合，哪幾首是晉底東西，是不能明白了；但其體皆同，茲舉一二例。

子夜歌

落日出前門，瞻矚見子度，冶容多姿鬢，芳香已盈路。

絕句 溯源

五

( 54 )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

是五言四句言男女間之情的居多。唐李白底『長安一片月』，題爲子夜吳歌，歌咏居婦思征夫之情。由六句而成，雖非絕句，可全和子夜歌同趣。如其刪去末二句，便無異於前引諸歌。此外，晉代有上聲歌、歡聞歌、歡聞變歌、前漢歌，阿子歌、（以上，樂府詩集卷四十五）。懊惱歌（樂府詩集卷四十六）等同體的歌。

在宋，謝靈運底東陽谿中贈答，武帝底丁督護歌，汝南王爲妾碧玉作的碧玉歌，叫華山畿的俗曲中的幾首，流行於民間的無名氏底讀曲八十九首中底大部分等，都是類於子夜歌的歌。如漢曲中底：

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

是狠著名的。那時，也有爲陸凱寄梅范曄的詩。

〔荆州記，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一枝，詣長安，與曄，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以上所述晉代以來的歌，因爲流行於吳（即今江蘇省地方）所以叫『吳聲曲』。和『吳聲曲』相對，從今湖北襄陽到荆州方面流行的歌曲，這叫『西曲』。因六朝都於建康，這是指

在建康以西。西曲中，可看作絕句底淵源的很多。西曲，雖在宋以後才流行，其中在宋，有石城樂，烏夜啼，及出自石城樂的時代不明，無名氏底莫愁樂。在齊，有武帝底估客樂。又宋以來盛行的，有襄陽樂。後，梁武帝有襄陽蹋銅蹄。又，西曲中有三洲，江陵等曲。其體都相近。

下面，各曲各舉一首以為例。

石城樂（五曲錄一）

樂臧質

生長石城下，開窗對城樓；城中諸少年，出入見依投。

烏夜啼（八曲錄一）

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迹；菖蒲若可憐，聞名不會淺。

莫愁樂（二曲錄一）

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估客樂

齊武帝

昔經樊鄧役，阻潮梅根渚；感憶追往事，意滿辭不敘。

襄陽樂

宋隨王誕

絕句溯源

七

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三洲歌(三曲錄一)

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

江陵樂(四曲錄一)

不復蹋蹠人，蹠地地欲穿，盆隘歡繩斷，蹋壞絳羅裙。

聯句，也可以一淘講述一下。柏梁底聯句，暫且不講；起頭是一句一韻，晉代有二句二韻的。如賈充和他妻子李夫人底聯句是。『大義』以下，二句一韻。

室中是阿誰，歎息聲正悲。(賈公)歎息亦何爲，但恐大義虧。(夫人)

大義同膠漆，匪石心不移。(賈公)人誰不慮終，日月有合離。(夫人)

我心子所達，子心我亦知。(賈公)若能不能言，與君同所宜。(夫人)

玉台，題爲賈充與李夫人連句詩三首(或四，『一無詩三首字』)。在宋，鮑照等有月下登

樓連句，在齊，謝朓等有阻雪連句，並每人四句二韻。到四句二韻，便有各絕句底聯作了，

如鮑照底詩句：

鬢髮夢月光，繽紛篔簹陰，樂來亂憂念，酒至歇憂心。



如謝朓底詩句（這是起手，所以三韻）：

積雪皓陰池，北風鳴細枝；九達密如繡，何異遠離別。

其他各人底詩句，皆倣此。

在樂府或聯句，五言四句二韻（或三句），雖是全體底一部分；但歌謠中四句的，便成獨立的一篇。這嵌入齊梁以來聲韻底規則時，其勢自不能不產生如後世絕句體的東西。五言四句獨立的體裁，見於齊梁以後，是由於這麼的趨勢。試爲舉例，南朝諸家則如：

茲夕竟何夕，念別曾開軒；光風轉蘭蕙，流月汎虛園。——齊王儉後園餞從兄豫草。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謝朓玉階怨。

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謝朓同王主簿有所思。

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台見明月。——張融別詩。

游子久不返，妾身當何依；日移孤影動，羞覩燕雙飛。——梁簡文帝金閨思。

汗輕紅粉濕，坐久翠眉愁；傳聲入鐘磬，餘響雜管篳。——梁元帝詠歌。

委翠似知節，含芳如有情；全由履迹少，併欲上階生。——庾肩吾詠長信宮中草。

山際見來烟，竹中窺落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窗裏出。——吳均山中離詩。

容心已百念，孤遊重千里；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何遜相送。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陶弘景答齊高帝。

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復雙飛。——衛敬瑜妻王氏孤燕詩。

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故鄉籬下菊，今日幾花開。——江總於長安歸還揚州九月

九日行薇山亭賦贈。

日月光天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陳後主入隋侍宴應詔。

北朝諸家，則如：

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北齊邢劭思公子。

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弦。——北齊馮淑妃感琵琶弦。

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北周庾信重別周尚書。

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隋薛道衡人日思歸。

隴雲低不散，黃河咽復流；關山多道里，相接幾重愁。——虞世基入關。

那體製聲律，狠近於唐絕；如其掩住了姓名而讀時，實難區別時代。梁時，曹景宗在光

華殿賦『競病韻』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茄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劉昶奔

北魏時，賦斷句（劉昶斷句云，『白雲滿郭來，黃塵暗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簡文帝以『絕句』賜麗人（簡文帝絕句賜麗人云，『腰肢本獨絕，眉眼特驚人；判自無相比，還來有洛神。』）我們看到這些事實，知五言四句二韻獨立的體裁成於齊梁間，這稱爲『絕句』斷句，始於梁。那名稱，是起於似那形式是斷取長篇底某部分的。

看上引各詩底經過時，樂府和歌謠是散對底句法，自由如意；齊梁以下各詩，如謝朓，陶弘景底例，雖也有自由的，但大多前後總有整齊對法的。用唐絕底對法的，本於齊梁底體裁；四句都散而有溫然的統一以情韻勝的，根源於樂府歌謠。初唐，是齊梁底延長，所以對法多，徑蹊未化；盛唐以後，才見渾然的特有的唐絕之妙。

下面，來一講七言。

荆軻底易水，漢高底大風，項羽底垓下，出於九歌及騷賦底亂辭底句法，不失爲楚聲。高祖之姬唐山夫人底安世房中歌，以四言爲主，其四三言句類似七言。例如，『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武帝時的瓠子歌，蒲梢天馬歌，李陵底別歌，烏外公主底歌，也約略出於同一源流。到後漢張衡底四愁，除起句以外，純作七言句。桓帝時小麥的童謠，幾乎也用七言句。魏陳琳底飲馬長城窟行，左延年底秦女休行，往往雜以七言。曹丕底燕

( 60 )

歌行，純粹七言；晉陸機底百年歌同。晉代有白紵舞歌詩，七言詩全成了。從來的七言詩，句數底多少不一定。那以七言四句成一篇的，南北朝時才看到。在宋，有鮑照底夜聽使，湯惠休底秋思引。

蘭膏銷耗夜轉多，亂筵雜坐更弦歌；傾情逐節甯不苦，特爲盛年惜容華。——

鮑照，夜聽使。

秋寒依依風過河，白露蕭蕭洞庭波；思君末光光已滅，眇眇悲望如思何。——

湯惠休，秋思引。

這狠使人聯想到後來的七絕。一考察它底由來，或者如白紵舞歌辭的東西，成了近因的吧。

晉底白紵舞歌辭（宋玉樂志四，樂府詩集卷五十五，）第一篇七言十六句，每句用韻，換韻二；第二篇七言十六句，每句用韻，換韻三；第三篇七言十句，每句用韻，不換韻。這第一篇，雖則平常當作一篇，怕應該是二篇；王闓運在他底八代詩選中，把這別爲二篇（質如輕雲）句以下，別作一篇。

晉白紵舞歌辭

輕驅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鶴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陳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識無方；舞以盡神安可忘，晉世方昌樂未央。」

質如輕雲色如銀，愛之遺誰贈佳人。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驅巾拂塵。麗服在御會佳賓，醪醴盈樽美且淳。清歌徐舞降祇神，四座歡樂胡可陳。」

這辭底作者，不明。在宋，有把這辭稍稍變更而用的。此後，個人底作品，宋鮑照有七言七句，每句用韻的；陽惠休有七言六句，每句用韻的；齊底白紵，王儉作的五曲，每曲七言二句，每句用韻；梁張率作九首，七言四句，每句用韻的二，七言五句，每句用韻的四，七言六句，每句用韻的三。就是用韻，是每句韻；句數，有自二起到四，五，六，七，八，十，十六的諸種。白紵，是巾舞底歌辭。樂府詩集，在梁武帝白紵辭二首條，引古今樂錄說，「古今樂錄曰，『梁三朝樂，第二十設巾舞並白紵，蓋巾舞以白紵四解送也。』」巾舞時，以白紵辭四解作送聲。所謂四解，似以二句二韻爲一解，共八句，武帝之作如下：

朱絲玉柱羅象筵，飛瑄促節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轉私自憐。

織腰嫋嫋不任衣，嬌怨獨立特爲誰；赴曲君前未忍歸，上聲急調中心飛。

樂府又載沈約底四時白紵歌；其春白紵如下：

絕句 溯原

蘭葉參差桃半紅，飛芳舞毅戲春風；如嬌如怨狀不同。含笑流眄滿堂中。

翡翠羣飛飛不息，願在雲間張比翼；佩服謠草駐容色，舜日堯年懽無極。

沈約之作，有春，夏，秋，冬及夜白紵的五首。樂府引古今樂錄說，『古今樂錄曰，一

沈約云，『白紵五章，敕臣約造，武帝造後兩句。』這五首底各篇，那前四句是沈約之作，

後四句是武帝之作。約之辭雖每篇各別，武帝底繫於這辭的，每篇都用這『翡翠羣飛』以下

四句。由此觀之，諸家之辭底四句的，是把二句一解的重疊兩次的，成爲全體底一部分；但

既撰歌辭，便一個人作二解四句（沈約底所謂兩句）。這勢所必然地看到了產生七言四句獨

立的體裁。如蕭子顯，簡文帝，元帝等底烏棲曲是；如：

握中酒杯馬腦鐘，裾邊雜佩虎魄龍。欲持寄君心不惜，共指三星今何夕。——蕭子顯

烏棲曲應令三首之一。

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樹烏欲棲，羅帷翠被任君此。——簡文帝

烏棲曲四首之一。

沙棠作船柱爲楫，夜渡江南採蓮葉。復值西施新浣紗，共向江干眺月華。——梁元帝

烏棲曲六首之一。

這還是每句用韻，二句換韻的格式；如四句用同韻，第三句不押韻，這方於近體中得絕句，如再論聲律，便產了純絕句體。梁代諸家底七言四句三韻的體裁，實是唐絕底父母。如：

鷺鷥度燕雙比翼，楊柳千條共一色；但看陌上攜手歸，誰能對此空中憶。——蕭子顯

春別四首之一。

天霜河北夜星稀，一雁聲嘶何處歸；早知半路應相失，不如從來本獨飛。——梁簡文

帝夜望單飛雁。

七彩隨珠九華玉，躑躅爲歌明星曲；蘭房椒閣夜方開，那知步步香風逐。——元帝烏

棲曲。請注意這三韻的烏棲曲。

梁以後，南北朝都流行這體裁，漸漸近於唐絕，這看了下面的例，便可思過半矣。

春風宛轉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馬金鞍去未返，紅妝玉筋不成行。——北齊魏

收挾瑟歌。

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泉徹骨冷；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傾。——北歌提

擲歌，每句韻。

絕句溯源

青田松上一黃雀，相思樹下兩鴛鴦；無事教渠更相失，不及從來莫作雙。——北周瘦

信代人傷往，二韻。

採桑歸路河流深，憶昔相期柏樹林；奈許新縑傷妾意，無由故劍動君心。——陳江總

怨時二首之一。

楊柳青青著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柳條拆盡花飛盡，借問行人歸不歸。——隋無名

氏送別詩，古韻詩引車虛記。

總之，絕句這東西，是發源樂府歌謠，漸漸構成了宅底體式的；那叫作絕句，似由斷絕樂府底一部分的形式而產生的。

## 洋灰桶裏的一封信

葉山嘉樹作  
張我軍譯

松戶與三在做開洋灰桶的工作。傍的部分，倒沒有什麼引人注意的地方，唯有頭髮和鼻樑下，被洋灰掩成灰色。他也很想把指頭插到鼻孔裏，掃除那些把鼻毛塗成鉄筋三和土（Concrete = steel）般的三和土；但是爲應付每一分間吐出十立方尺的三和土混合機（Concrete



Mixer )，無論如何沒有把指頭插到鼻孔裏的工夫。

他儘管掛念着鼻孔的事，但是終於在十一小時——這中間有了兩次的休息；一是吃午飯，一是下午三時的休息；但是午飯時，因為肚子餓，另一次因為清掃混合機，沒有工夫，所以終於沒有把手送到鼻子上——之間，沒有打掃鼻子了。他的鼻子，像石膏彫刻般硬化了。

他在將息工的時候，從用了筋疲力竭的手摟過來的洋灰桶，發見了一個小木板匣子。

『這是什麼？』他覺得有點奇怪，可是，那裏有工夫顧到那些事呢？他拿起鉄匙，撮了洋灰，倒在量灰器。而從量灰器，再倒入槽裏，於是立刻又起手開另一桶了。

『但是，帶住，那裏有從洋灰桶裏跑出匣子來的道理？』

他檢起小匣子，放入圍巾上的肚兜裏了。匣子是輕輕的。

『瞧牠這麼輕，總不會有錢在裏面吧。』

他也沒有多想的工夫，不得不再開另一桶，撮到量灰器了。

混合機旋即開始運轉了。混合的工做完，到了息工時間。

他用了引在混合機的膠皮管的水，先把臉和手洗一洗。然後把食盒結在脖子上，一壁一心一意地想着一杯晚酌，一壁走回他的陋寮。

洋灰桶裏的一封信

( 66 )

發電所已經成功八成了。矗立於薄暮之間的那惠山罩着滿臉白雪。出了一天汗的身上，忽而感覺凍冷起來了。在他的腳底下，木曾川的水，吹着雪白的泡，狺狺吠着。

『唉唉！受不了，媳婦的肚子又大起來了……』他一想到嗷嗷待哺的小孩，當此凍冷之時要生出來的小孩，和接二連三生小孩的媳婦，就愕然了。

『一天掙一塊九毛錢，又得吃五毛一升的米兩升，拿剩下的九毛錢來穿，來住；胡塗蟲！怎樣還能喝？』

但是，他忽然想到肚兜裏的小匣子了。他拿褲子的屁股，擦了匣子的洋灰。

匣子上，什麼也沒有寫着。可是，却又用釘子釘得非常地結實。

『還釘着什麼釘子，想來哄人嗎？』

他把匣子往石頭上一摔，但是沒有破。於是，他亂七八糟地痛踐了一頓。只當是要踐碎這個世界。

從他檢來的小匣子裏，跑出用破布包住的字條了。

字條是這麼寫着：

——我是N洋灰公司的，縫洋灰袋的女工。我的愛人，他的工作是送石頭到破碎器的。

他在十月七日的早上，送入一塊大石頭時，就和那塊石頭，一齊陷入破碎器（Crusher）了。同夥的人們，雖然要去救出他，但是我的愛人，已經沈入石頭塊底下，一如沈入水中了。於是，石頭和愛人的身軀，互相轆碎，變成紅的小石塊，落在皮帶（belt）了。皮帶轉入粉碎筒去了。於是和鋼鐵的子彈一塊兒，於轟轟的音中，發着詛咒的聲，被轆成細粉了。然後，被送去燒，而變成道地的洋灰了。

骨和肉和靈魂，都粉碎了。我的愛人的一切，變成洋灰了。所剩的，只是這一點工作服的布塊吧了。我正在縫着裝盛愛人的口袋。

我的愛人，變成洋灰了。我在第二天，寫了這張信，偷偷放入這個桶裏頭。

你是工人嗎？如果你是工人，你就可憐可憐，給我回信吧。

我要知道，這個桶裏的洋灰，究竟被用於何處？

我的愛人，究竟變成幾桶洋灰了？而怎樣地被分散各方去用？你是木匠呢？是瓦匠呢？

我不忍看見我的愛人，變成劇場的走廊，或變成闊人邸宅的圍牆！但是，但是，我怎能阻止他呢？倘若你是工人，那麼，請你不要把這桶洋灰，用在那些地方吧！

不，不，可以的，隨便你要用在那裏。我的愛人，無論是被埋在那裏？他都會做出成績

( 67 )

( 68 )

來。不要緊呵！那個人是一個氣相穩固的人，所以，一定會出相當的力量。

那個人，實在是一個溫柔的，良善的人哩。而且，又似乎是妥實的人哩。年紀還輕輕，今年纔二十六歲哪。他不知道怎樣地痛愛了我呵！然而我，不給他穿上冥衣，却給他穿着洋灰袋。他不走入棺裏，却走入回轉窯之中了。

我怎能送他去呢？他是被葬於東又於西，於遠又於近呵。

如果你是工人，請你給我回信吧！我就以我的愛人穿着的工作服的布塊，送給你吧。包着這張信的，就是。這片布塊，滿粘着石頭粉和他的汗哩。他不知道用了這件布塊的工作服，怎樣使勁地抱了我呵。

你修好修好！把用了這桶洋灰的時日，和詳細的地址，譬如牠用在什麼地方；其次，你的尊姓大名，要是不嫌麻煩，無論如何通知我一下。你也小心小心吧！再見！

松戶與三，在眼前感着翻天覆地似的小孩們的擾攘了。

他一壁瞧着寫在信末的住址和姓名，一壁把倒在茶杯裏的酒，一口氣喝乾了。

『我要醉個昏天黑地，然後，把一切一切都踏個粉碎呵！』他這麼嚷了。

『醉個昏天黑地去胡鬧？那還了得？小孩們要怎麼辦？』

老婆這麼說了。

他在老婆的大肚子裏，看見第七個小孩了。

一九二五，一二，四，作。

## 漫談

振飛

爲了生活的不安定，幾乎每年須得搬一回場；關係書籍，自然也就同其命運了。惟其如此，就偶然的翻到冊舊的一般，這裏有趙景深的『糟糕的天堂與五月』，那是揭發這書的作者邵洵美的抄襲。

( 69 )

其實，又豈獨是他？抄襲的人多着呢，不過還沒給我們發現吧了。雖然我這話，似乎爲邵洵美張目了，不，不，絕對的不，我的意思是；本來想研究文藝的人，至少須得多讀些原文書！彷彿日本的作家，算是第一流的菊池寬吧？他那 *Umi no yoshi*——『海之勇者』的劇本，全部的結構，人物，*Chinok*……據我看：幾乎和約翰星孤的『騎馬下海人』一模一樣；我國詩人郭沫若吧，據說是偷了美國平民詩人 *Whitman* 的……

( 70 )

此外：達夫日記九種上，不也說過？張資平的小說，又都學着，誰？我可忘了，找書，窮光蛋的我，老是借來讀，還了，就沒辦法。總之，他是摹倣別人樣的，我記得，很肯定地。

還有，俄國的作家 Artsybashev，他自己這樣說，『我的發展，是很強烈的受到托爾斯泰的影響的：在藝術方面：我覺得我的作品，不以他的作品爲模本，是很困難的事……』然則邵洵美的愛之所以抄了 Shelley 的愛的哲學，怕也是這原故吧？不過他連思想也抄了，未免有些醜。

關係譯名，我始終感到有統一的必要！雖說很有人說起過了，但是祇『說起』，沒有現實。這，在作者原無大妨礙，而且任意的譯，真不知要多少自由！然而讀者呢，却真苦死了，今天這個，明天那個，介紹到中國來的作家真多呢，但，細細的把他一併，原還是常見面的老角色。

Goethe：當然的，誰都很知道吧？是德國的文豪，通常都譯作哥德；但我們文台的宿將魯迅先生，在苦悶的象徵裏，偏譯作翟提；李石岑又把他譯作格特，德文的發音、我是莫明其妙，誰是呢？

Hugo，有譯作翳俄的；許俄的；虞哥的；還有雨果！又誰是呢？許俄，虞哥，或者是

魯迅所說的一本百家姓的效用吧？然而雨果呢。

他若伊悖生，易卜生；彌爾，穆勒；莎士比亞·狹斯丕見；高哥兒，歌郭里……

總之：很多，很多，這類樣的，該甚麼辦呢？在我們想看看書的人，至少是極度的痛苦！或者，把牠的原文也附着吧，可是貴國裏的校對，太不負責了！我曾經上過回當：他們把Chekhov的尾字，改上了W，然而我不知道，習用着，直等讀了他册Rothschild's Fiddle這才恍然，但，損失已不小了。這裏特意寫出，希作者們大家想個具體的解決！

Selfishness，也許是人類的本能吧？一切的一切，幾乎全都是由着這自私自利做出發點！我覺得：

小之，如穿西裝，他們老是會說，那是國際性的服裝。實際呢，多少有些風頭；但不穿西裝的朋友，他們沒有十分認真的厭惡牠，縱然有時會敵視，但暫時性的，祇是力不足穿而已。

( 71 )

抱獨身主義的人，往往是失戀了的，或者這時裏還沒找到相當的，祇候着時機的到來，不會固執的，哥德是愛上了綠綺思；冰心女士也終於結婚了。章克標爲了戀愛的失敗，就大罵其現代式的戀愛，其實何苦來？當然，現代式的戀愛，自有其可咀咒的地方，也許舊式姻

( 72 )

婚到還有十幾個二十張相片選選，現在呢，祇要一面的介紹，便是O.P.D.的金箭。然而這樣一個怪癖的經濟社會下，是必然性的！要不是急急地「占有」，弛緩是會失之交臂呢。有人既占有了愛人，還伸着手等候接受他的人兒的擁抱，這自然是多妻制的歌詠者了。現代式的戀愛——破了她身再說的戀愛，當然不見得會美滿，多妻制呢？所以人是澈頭澈尾自私自利的，我說。

再看一看國外，蘇格拉底，他自己是個學者，就叫着爲保護優種遺傳，須得公妻；拍拉圖在Republic裏也說過同樣的話。尼采爲了一身是病，長年的病，終於幻想出『權力意志』的原則！而大呼其Not mankind, but superman is the goal！他若各種主義的發生，甚麼爲人類：怕都還不過是利己心的表現而已！

這是我近來的直覺，也所以近來的我，幾乎是Nihilism的信仰者，也覺得人是始終有他的個性，有他的主觀！個性和主觀，乾脆的說，就是Selfishness，哲學些說，那就是Egoism，因此各人自己的意識，無論誰都不會理解！也不能理解！而百姓的事，要想靠着政府，也全然不可能的事！他們拆房子，造馬路，你說爲我們百姓吧？怕坐了汽車兜風，感到有築馬路的必要，實際些。陝甘的旱災，湖南的水災，救濟的事，看，還不是要我們百姓自



己來，他們有的是錢，甯可急其所不急的買那會在滄字關扞金斗的滬蓉！本來，人誰都自私自利，說過，却偏要請他們來謀利益，謂非直着脖子做夢而何？！

我因為知道得這一點，所以誰的痛苦，我是不願意想些話來安慰的；自己，當然也不希望人家來鬼纏，即使勉強的說了，不還隔靴搔癢！說起這，我有位老弟，不曉何時起，他會這樣的殷勤，我真該謝他一百謝，我黃浦灘公園也沒到過，所以黃浦江更不必說，而且用國粹法殺我頭都會不去的。但他老是不相干的樂觀呀，悲觀呀，……這使我真是窒息！幾乎死去。

我有些古怪，或人說，也許是的。孟子性善；荀子性惡；告子性善性不善，照例，自然的告子是今之吳先生也，但我很偏見，要就贊成孟子。要就贊成荀子，那無可無不可的告子，始終是鄙視！這裏，我祇憑着自己的理想，努力，成功抑或是失敗，管他。雖然有些自利吧，然而自私自利，是人類的本能，橫直，也管他。

## 寫在耀海的像上

經立

想不到在你這和悅慈祥的面龐上，却內蘊着一個熱血奔流，又是無限塊壘鬱結的胸懷。

寫在耀海的像上

二五

( 74 )

更想不到在你這和悅慈祥的面龐上，却緊跟着一個不可挽回的悲哀的死！嗚呼海弟，你不是正當着蓬勃的青春，——二十歲時，便爾夭折了嗎？！你降生於民國前四年，×歲入小學，十×歲入南溪高小，畢業後便升入到萍鄉中學來，這就是我認識你的開始，也就是今日給我的悲哀的延長！中學以前的你，雖沒有給我什麼回憶，但在你至愛的父親母親們心中，總有無量可歌可泣的資料，實在的，我沒有那麼勇氣，去催湧他們盈眶待落的苦淚，我只得索取你最近兩年的家書看看而已。

在中學，我們的接近不很密切，因而你對我也沒甚「裏言」，所以我也只能在你高唱入粵時，憑了皮相觀察來規勸你，說是你身軀孱弱，怕受不了軍校的熬煎；而你的境遇資質，又堪升入大學，所謂「救國千萬事，何事不當為？」然而你家庭的盛情和友朋的勸告，終於澆不息你革命的心火；民國十五年舊曆五月十一日，是你矢志離萍赴粵發軔的日子。誰知道，這就成了不堪回憶的日子呢？

讀着你給你的父母的信，我看出了你苦臉裝成笑臉，口口聲聲總是說你的新環境是健適的，辯口到底掩不住事實，隔年×月間，還是帶着無可奈何的病軀，作速回萍；可憐時運不齊，到得上海，江輪不通，耽待旅舍，日漸不支，幸先後得同志鄉友的看護，送入××醫

院，卒於×月×日，在那道里遼遠，舉目無親的地方，便走盡了你的人生旅程。你自己固然是抱恨「終身」，你的家人們也不免是「抱恨終身」呀！如今你父母弟妹親戚故舊所能見到的，只是這和悅慈祥的照像；你給與你父母弟妹親戚故舊的紀念，却是永無盡期的悲哀！

## 月下歌

杜宇

——悼無數紀念日死難的諸烈士——

### 前歌

爲了無數紀念日死難的諸烈士，  
我情不自己地作了這首哀歌；  
假如我將來被惡魔的鐵蹄踏碎時，  
可有誰又來這樣地哀歌我？！

### 月下

一座龐大的城池，浸着個月兒半明半圓，

### 月下歌

深秋的淒風使人們寒瑟徬徨，  
街市的盡處有一個熱鬧的酒店，  
店中歡飲的人兒正在放聲高唱；

### 歌聲

『你看那月兒正照着紗窗，女郎！  
快把你的唇兒放在我的唇上！  
青春苦短，歡樂的時間苦不長，

( 75 )

( 76 )

我們趕快吻罷，不要讓東方天亮！

『不要縋着眉兒，那樣的不快，我愛！

只要有一次擁抱，便萬事可以丟開！

你若不珍惜着新春，享樂着現在，

歡樂的時光呀，牠却是一去不再回！

『你嬌嫩的臉兒，在電燈下更見好看，

心肝！

你的心兒是否也燃燒着狂烈的愛焰？

只要有一個迷人的你坐在我的身邊，

任是宇宙破裂人類滅亡我也不管！』

隔壁

在這酒店的隔壁的隔壁，

住着個可憐的烈士之妻。

(烈士死亡了不過是數十餘日，

他留有兩個待哺的女兒，一個七齡的幼子)

這時她正從夢中醒來，

聽着這一片歌聲真是悲哀！

她想：假若這時他還依然健在，

他縱使香夢沉沉，也正偎着她的胸懷。

遠遠地，彷彿有一種不可抗的怪勢力，

把他生生地從她的懷中奪去。

她無可奈何地緊擁着懷中的愛兒，

傷心地，無告地獨自哀泣！

懷中的幼兒，這時候忽然醒了，

他聽得母親的泣聲，弄的摸不着頭腦，

『媽媽！』他哭道，『我剛才夢見爹爹還陽，

真的他還了陽時，那真是好！』

母親聽着這話，當然更見悲傷，

她忍不住哀痛，竟至哭聲高放！

兩個小女兒也被佢們哭醒，

伊們也不自主地附和着痛哭一場！

這樣的哭泣經過久久，

也不知哭過了幾個時候。

母親還只得忍着痛安慰着幼兒，

兒們睡着了，她便又獨自淚流！

( 77 )

答 芻 尼

她更怕那個怪勢力奪去了她的兒女，

她一念及此時，更是萬分地悲淒！

但她遙望着前途只覺得渺渺茫茫，

因為她看不見光明，只看見一團黑漆！

月光

半圓的月兒，依舊是不大光亮！

深秋的淒風，依然是令人徬徨！

酒店中雖然已沒有先前的熱鬧，

但那般狂飲的人兒，依然在放聲高唱；

尾聲

『你看那月兒正照着紗窗，女郎！

快把你的唇兒放在我的唇上！

青春苦短，歡樂的時間苦不長，

二九

( 78 )  
我們趕快吻罷，不要讓東方天亮！

『……………』  
……………

後歌

大江細河，怕都是血淚結晶，

天國樂土，想來是白骨造成！

我遙想着未來的烈士和他們的妻兒，

淚波不住也在我的眼腔裏潑潑呀，潑～潑！

(二八，七，二十日夜，更深夜靜時)。

狂吠與批評 答芻尼

楊 騷

芻尼先生；

閑話少說，你老先生要我指導的地方，現在我簡單地爲你解釋如下。

一 影跟着我的我跟着影。

來來去去踟躕不進。

『影跟着我的我跟着影』，意思就是『影跟着我我跟着影的』。不曉得你怎麼就簡直不懂？  
譬如說；『你罵我地我罵你，結局沒有什麼意思』。若照你文法先生講起來，這句『你罵我地

我罵你』，不曉得又要把牠怎樣解剖分析而簡直不懂了。

『走走停停』可以說是『踟躕不進』，但『踟躕不進』不一定硬是『走走停停』。你說『來來去去』便決非『踟躕不進』麼？譬如說，有一位紳士想上青蓮閣去參觀野雞，但一方面却礙着紳士的體臉，他便在四馬路來來去去地走，踟躕着不敢上去。像這樣，說他是『來來去去踟躕不進』可以罷？踟躕兩字可以作內心的踟躕用，不一定只限於兩條腿的走動也。現在我把全節的四句寫出來，請你再詳細吟味一遍，問你是否還有『簡直不懂』的地方？

街頭巷尾，月下寒燈，

影跟着我的我跟着影，

來來去去踟躕不進，

長迷在無柳樹的柳町。

二 一湖死水是我青春的酣醉！

萬里烟霧是我熱愛的窮追！

( 79 )

你老先生說這裏第三句你是懂的，但我却疑心你不大懂哦。因為我這兩句的末後都加着！的記號，而你却把牠省略了。你問『窮追』是個什麼東西，那麼我反問你，你既然說上一句

狂吠與批評

三一

( 80 )  
是懂的，『酣醉』是個什麼東西呢？『窮追』在這兒是『窮極的追求』的意思，想稍有頭腦的人便可以了解，不意聰明如你老先生者，却要裝腔做勢地來責問我也。

三 渺渺茫茫中何物我：

飛落荒郊的馴鳩我！

天啊！『何物』芻尼！腦筋簡單如此，口舌嚙嚙如是！老先生，想這一句『何物芻尼！』還是要使你害怕到雨或霧中間去走路了罷？如你的腦神筋是這樣的銳敏，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可以講得通的。我這兩句的大意是說；在這渺渺茫茫之中我是什麼呢？啊，我是飛落荒郊的馴鳩！你的『迷』解了未？

四 陰鬱的太陽睥睨我，

黑漆的時光拖迫我，

自家的出血淹溺我……

老先生，我不曉得你『舉出』這三句來，要我『指』你的什麼『迷』。因為關於這三句，你老先生只在讚美三個『的』字排得很整齊哦，我不曉得這三句使你不知道的，到底在什麼地方。

五 爬起，人馬的車夫好驅馳，



喔，原來你老先生硬要把『人馬的』當做文法上的什麼所有格看，那我可沒有話說。但我是把這三個字來做車夫的形容辭的呀。若說以『人馬的』三句字來形容車夫不通，則又不然。說句笑話，譬如『人妖的芻尼好嘔氣』，這句話，無論何人看到，總不會把『人妖的』的人和妖分開來發議論，而也不會說把這三個字來形容芻尼爲不通也。車夫本是人，但如馬，故曰『人馬的』也。總之，你老人家雖『是企望着做楊先生的馬』，而楊先生却懶得舉馬鞭來教鈍馬識途也。

#### 六 遊魂似的我將長亭復短亭，

( 81 )

如我這樣健忘的人，還記得唐後主做的浪淘沙，後一段是這樣的；『獨自暮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最後這『天上人間』一句，不曉得你老先生要怎樣地來解剖牠註釋牠或添補牠訂正牠才好？若照你那樣善於摹擬的腦汁，恐怕有時候你竟要這樣地喊起來了：『啊愛人！我們是天上人間得太久長！』這豈不是笑話？在愚意，以爲文句有時可以把動詞省略，或把名詞動詞化，詩句更無不可以；不像你老先生所說似地『……也必是完整的文句，主要的動詞之類（什麼之類）？是不會省略了的。……』但這也不是我的創見，稍讀過一兩首詩的人是無不懂的。譬如李端的『聽箏』，開首是鳴箏金粟

( 82 )

柱，素手玉房前兩句，在這兩句裏不曉得所謂的『主要的動辭』在何處，然而人家却不會看不懂。又如李白的『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中的蓬萊文章建安骨之句，王維的『送梓州李使君』中的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之句，若照你老先生的說法，則其不通也簡直無邊。像這樣的例是舉不勝舉的，但最好的例是張祜的『何滿子』及杜牧的『贈別』兩首。現在把這兩首完全寫在下面，請你老先生看看，好讓你多增一點見識，少說幾句話也。

張祜的『何滿子』：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杜牧的『贈別』：娉娉嫋嫋十三餘，豆蔻梢頭二月初。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

像這兩首詩的前三句，先生，你看到有所謂『主要動詞之類』的影子麼？

就是舶來詩，這樣的例子好像也不少。如 Alice Meynell 的『Song of the night at daybreak』的第三四節：

to the mauntain-tine,

to the boughs of the pine,

to the blind man's eyes,

Jo a brow that is

Bowed upon the knees,

Sick with memories,

又如John Massfield的“the seekress”的第四節

Only the road and the dawn, the sun, the wind, and the rain,

And the watch fire under stars, and sleep, and the road again,

無論你怎樣解釋，也不能不說是動詞省略了的。

啊，算了罷，說了一大堆，爲的不過只是我的『遊魂似的我將長亭復短亭』一句；我想：

像這樣的句子是極其平常，況且上一句又有着『拖我的腿』的句子陪襯着，三歲的小孩看了也可以懂得，不曉得你老先生，怎樣就覺得『要像猜謎似的去猜的』了？倒是你老先生滿紙的糊說（說不到評字），才令人莫明其寺廟庵院地像個謎的謎哩！（想這寺廟庵院四字又用得不通了）。

七 我種出的青豆要泣虫牙，

但美人的紅脣呀，時也得上。

狂吠與批評

( 84 )

要了解這兩句，不必是個什麼『偉人』想你老先生以為難懂得的是泣牙虫三個字，但如果你老先生懂得……悲鳥號古木的號字及……子規啼夜月的啼字的用法，再曉得『虫牙也者是一種的病牙也』的話，那麼，就不是『偉人』的你老先生也可以懂得了。如果這樣你還『完全沒有辦法』以了解這兩句的意思，那只好就讓你『愚笨』的腦殼『猜謎似地去猜』了。我可沒有責任來改造你老人家的腦神經。

八 在這尤淫，尤，尤淫（原書脫落了一個尤字）的唇邊！

我這尤字是當做『奇特』，『格外』說的。記得當時寫這句，對於尤字曾踟躕（不是走走停停而又踟躕了！）了一下子。因為尤淫兩字聯用起來實有點新奇；但沒有辦法，因為我喜歡尤字的發音，所以終於取用了。若把這尤字換做奇字，那便是『：在這奇淫，奇，奇淫的唇邊』！這樣，或許就不覺得新奇一點了罷。你老先生若說我尤淫兩字用得古怪，新奇，我便有點心服；（其實，詩句裏用字的新奇也是常事）若硬要把我本來的用意改掉，硬把尤字作淫解，而對我冷嘲熱罵，則並不必請你『恕我不敬』，我直直地要罵你狗屁！狗屁！

九 最後是漸時的三個漸字。

這我可以直認是我寫錯，寫錯，又寫錯，當然是暫時，不是漸時，誰都曉得。但字寫錯

也是常事。誰敢保證自己決不會把字寫錯呢？我想：如果寫了錯字而不至於令人看不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寫錯字，有人來指教我，我是很感謝的；若要因之而冷嘲我。甚至於說我不通，則我只好讓人膚淺去罷。

總以上九條，只有最後這條『漸』字的錯誤，我對於『受難者的短曲』的讀者有點抱歉。其餘的八條舉例，不要客氣，我直說是你老先生低能的多事。

詩實難做。但要了解一首詩也非容易，這正如你老先生所說似地，『……遠如本國的李長吉，近如俄國的葉賽甯，他們之詩句儘有人謔爲不通甚至不懂，但了解詩的人會得找到他們底意義或暗示。』我的詩我自信沒有像你說的那麼不通，那麼使人難懂；我的詩儘有我的許多朋友看得通看得懂；而不幸在你老人家（或者還是個黃口兒）的眼裏看來，竟要成爲『謎』爲『偉人』才了解的『名句』，那我實在沒有辦法『指迷』，只好請你的尊便了。但對你說，請不要肉麻得太令人難堪，說你是在做『書評』。『看書』還來不及呢！的確，現在『書評』是漸漸地流行起來了，但這大可以讓較高明者去幹，你老先生似乎不必如是着急也。

祝腦健！

楊騷一九二九，九，一九。

## 關於「不舒服事件」

長空

讀語絲五卷十四期光儀君底「最近不舒服事件之一」一文，才知道上海通信圖書館「近今終於被封閉了」。在這個年頭，學校書店等機關之被封，原是常事，值不得大驚小怪的。而況革命已經成功，全國同聲慶祝之際，還要妄發牢騷，難免要引起志士們底「義憤」吧。赤色帝國主義者雖有入寇之勢，然而好在國術提倡已久，祇要「武士」「勇士」們一個「黑虎偷心」或是一陣「金剛掃地」，直搗赤穴，乃意中事耳。這誠然是該慶賀的。然而上海通信圖書館竟以被封閉了，乃令我和光儀君一樣地感到不舒服，原因很簡單，因為我會和宅發生過關係。

我底知道有通信圖書館。還在好幾年前。據說該館不取任何物質上的保證可以從郵局借書給讀者們的，當時我以為許是什麼「流言」之類吧。然而終於給我證實了，在接到了他們底月報和書日後。

「本館完全以互助和信任的態度對待借書者，不取任何物質上的保證……」借書章程上這樣寫着。於是我依法填了「借書約」寄去，果然隔天已有書寄來了。此後陸續借了不知幾次。

有一次我要借一本「Esperanto語」的 *Imenlago*，好久不見寄來，我慌極，連忙寫信去問，並詢及賠償的辦法。但是回信說：「恐係郵局失去，已去信追查。這是寄出時遺失的，該由我們負責。」總之，他們辦事之熱心，態度之誠懇與親切，甚至令我覺得自己之渺小，以致會有下述的事。

一天晚上同學柳君拿了一張萍底名片來找我。這萍君，就是該館辦事人之一，因了借書而漸漸熟識的。然而怎的柳君會拿他底名片給我呢？經我問後才知道他們同在東方圖書館聽講四角檢字法，這才認識，這才會由柳君帶來這張名片。就在當夜吧，我和同學且協議，決定要把我們底書送些給他們，因為且也向他們借書的。翌晨我們各包了十冊左右書，到東方圖書館去找萍。在烈日下，而且寶山路正在改造，高低不平，然而在我們並不覺得絲毫困乏，我們只有滿足和愉快，萍終於給我們找到了，是個二十上下的青年，誠懇和熱心一如他底信。他說得一口清浙的國語，經我問後才知道他是蘇州L鎮人。我開始驚異了，以我住在蘇州的幾年的經驗看來，他沒有一點上是一個蘇州人。總之，提鳥籠坐茶館尚清談的蘇州人是不該這樣的。從他底談話里，更知道他來上海時還拖辮子，隨後剪了，而且知道有這個圖書館，現在就在那里服務。

把書交給他後，在他底道謝聲中，我們走了。

此後我們還通過幾次信，但不久我爲了別的事情離開了上海，自此我沒有萍底消息約有一年。在T城，有時也想到他，因爲忙着別的事情，沒有給他信過，却以爲他總還是這樣熱心誠懇地服務着吧。

然事有出人「意表之外」者，該館在軍閥時代，安然渡過，却在青天白日之下被封了！「黨部初是派警來抓了正在服務的三位會員去，」安知我們這誠懇而熱心的萍不就是這被抓的三人之一呢？

該館創設宣言末節有這樣的話：「我們力雖無幾，却很願以這無幾的力，盡用在這無人願辦的事業上。多認識幾個有志讀書者，多添我們幾分激勵；多貸出幾種有益的書報，便多添我們幾分快慰。甚麼毀譽，甚麼勞瘁，不是我們所計及的。」

不管你們底精神，有無人欽佩過，你們底事業，有無人尊重過，而你們終於遭了逼害，這是事實。「做這種事，既出錢，又費力，於你們絲毫沒有利益，你們爲什麼幹呢？」想不到你們多年努力服務社會底代價，就是這個！但這是你們自己幹了獸事，又能怪得誰！？」

爲了要辦個市立流通圖書館，爲了要裝點太平，爲了要慶祝全國統一革命成功，所以不



得不把該館封了。當局者有着不得已的苦衷，這我們小民懂得的。然而小民仍有不解者，何以該館底存在足以妨害世界之太平，統一之慶祝，革命之成功而不得不出於封館抓人呢？

會員被抓，資金沒收，圖書沒收，在辦事人的他們或許也是「所不計及的」，然而在借書者的我們，自此將感到無限的空虛吧。

一年後的現在，我又一度回到上海，一切依然，可是通信圖書館却已被封，而萍也不知在哪里了。人事無常，誰料到在這短短的一年中會這樣幻變的呢？誰料得呢？

一九二九，八，二一兩夜於蘇州。

寫後的第二天，見到報上語絲十七期廣告中有光儀君底「關於上海通信圖書館」一文。

或者我此文沒有寄出底必要了吧，這樣想着，於是又給我扔進我寫字的桌子抽斗里。今天語絲已寄來，先把底里的光儀君底那篇讀了，倒使我決心立刻要打發它走。提筆時好像有不少感慨，想添條像樣些的尾巴，誰料到寫到這裏已覺無話可說，只好「管它呢」了。時在八月二十五日下午，赤膊揮汗記。

## 雲南省城七一一震災

溪

雲省南城七一一震災

四一

( 90 )

九月二日，上海的善士們，在大舞台開遊藝會；爲雲南七一一震災募捐，但他們還不知道此次震災究竟是一回什麼事。現在，我不是詳細的敘述災情，像充滿了報章的西北災情報告，對那些飢寒垂斃的災民，能有幾多好處？我只想把此次震災的起原，略略地說一說。

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路總指揮龍雲，奉命討伐桂逆，假道貴州，先滅了周西成。這時，久已客居四川的胡若愚（國民革命軍新編十一師師長）張汝冀（新編十二師師長）乘虛進攻雲南。一戰下昭通過了東州，直迫省城。慌忙無措的省政府，一方調兵返滇，一方在胡張將到之前，便把北城門外火藥庫裏的火藥，搬運入城，存於政府後面的江南會館，以免敵人得了火藥，反用來轟城。

不幸的災劫，便因此發生。

我們知道，胡張攻雲南，人數很少，全藉省內的土匪作聲勢，這樣的烏合之衆，萬難持久圍城；他們雖能利用火藥轟城，但要掘埋伏火藥的地道，不是幾天或半月能完成的工作，這是火藥可以不必遷移的理由。

好，就算是省政府思慮細密，非運入城不可，那麼，便應該加以十分周到的防備，三歲小孩，也知道火藥是最易引火的。而省政府怎樣辦理呢？

他們是用牛車搬運。儲了幾年的火藥，外面的木箱，早已裂開許多大縫，不息地漏出許多火藥粉撒在石路上。派來幾名武裝兵士沿路巡查，可是他們的腦筋，或會比下等動物要簡單些，當然不會想到應如何防範。

第一第二兩天，平安的過去；雖然有時路上行人所拋棄的殘紙烟和車夫們亂拋的火柴，會引燃幾處煙火，可是，很易的一撲便熄了。

第三天到來。這時，馬路上不斷的鋪滿了火藥粉。不知如何落下了火種，便把路上的火藥引燃。在江南會館門口的大路上，連續的排着四十幾車將倒於庫裏的火藥，突被引燃，藉爆發的力量，往前一衝，於是把前兩天運來的黑火藥，和舊時存於江南會館的許多新的白火藥，同時引燃爆發。轟的一聲，似火山裂開的一聲後，全城的地在動搖，附近幾條大街的房屋一齊傾倒，江南會館的地皮，陷落下五六丈，空中充滿了黑的煙霧。

( 91 )

這便是七月十一日的震災。已知道的死人和重傷者達二千以上，還埋在土裏的人不知有多少，房屋倒塌的二三千戶，至於其他的損失，我們中國人是從來不會詳細調查各種災情的。僅是全城的窗上的玻璃，只要窗子是關閉着的，已完全震碎了。

災劫發生了，幾萬災民，只好擁擠在那破舊不堪的廟宇如城皇廟，東嶽廟，武廟，文廟

( 92 )  
內，每天爭一碗稀粥度命。省政府發一萬滇幣（合滬幣一千二百元左右）賑災，他們還有更重大的事要做，便是派兵向滇西追擊胡張殘部，以期消滅那兩個來爭省城的逆賊。

各界成立了一個七一一賑災會，開遊藝會，向各界募捐，會裏的分子有掛名的官僚，有只知道吸鴉片的紳士和一部分青年。可是青年們不敢十分負責，因為省政府的意見：凡是特別努力的青年，定別有作用，他們想收買民心，圖謀不軌，隨時加以反動嫌疑的名稱，如內地一樣的辦理。

九月三日

## 關於子見南子的話

語堂

答趙譽船先生

『子見南子』一劇，因有『孔衍聖公陪要人大嚼，青皮光棍爲祖上爭光』，引起一重公案，累得教部特派專員，會同魯教育廳，調查勘辦，真是毋乃太形滑稽。同時又累得北大同學宋還吾先生送掉曲阜二師校長一席，又未免使作者十分抱歉。但是衛道先生偏偏那麼多，衛道之心又那麼切，叫我們怎麼辦呢？想來如此做去，聖道必日益昌明，貪官污吏，亦將絕跡人世，而吾頂呱呱的東方道德將要羞殺洋鬼子了。看吧！但是事實却又非如此簡單。這齣

實在冒昧不敬我孔老夫子的戲劇，居然能在曲阜扮演，扮演孔二者又是他老先生的聖裔。這種時勢，似乎可給二年前在對洋大人聲明，孔教不合於今日，惟有耶教最『亨』，而今年却在大聲疾呼提倡禮教的孔祥熙部長，及一班扶翼世教之徒，一個深思猛省的機會吧！

此是閒話，表過不提。偶閱海報知有趙譽船先生（因為尚未見面，恕我不便十分親熱），批評這劇，說是『發見許多錯誤地方』。雖然那篇文章，做得真太迂腐，但是在此年頭，連儒者都不大看經書，恐怕是非不明。恕我簡略的答覆幾句，

(93)

（一）孔老先生周遊七十二國，一味碰官運，不惜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去魯則等臠肉不至。去齊則接淅而行（白話謂之「戀棧」），去衛則等衛靈公看飛雁不理，或因爲人「次乘」（第二馬夫），去而又來，來而又去，儒冠儒服，游說乞貸，開天下後世文人依附軍閥爲生的惡例，（連「以費叛的「走上反革命的路」的小軍閥，公山不狝來召，也要感覺「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大有久靜思動之意，給他幹一下，幸虧有子路又來給他「不悅」一下）正是一副患得患失，寒士想過官癡的醜相，儒林外史人物的老祖宗。所以想在衛做官，知道南子當權，便不惜違背他輕鄙婦人輕蔑婦人的素志，去見南子。子路不悅，又須自拍胸膛詛咒說，「如果我有不是，雷公打死我！雷公打死我！」這一段事是與他的人品及素來行經相符的

( 94 )

，且事見論語。趙先生却一味要扶翼聖教替紙老虎辯護，說『依照語意看起來，當時的記載很有不滿的表示，所以孔子家語對於孔子在衛，只記了衛靈公見飛鴻的話，子見南子，是不肯承認有這回事』，孔子家語是一本偽書，趙先生要辯證就辯證，爲什麼偏引一本偽書呢？而且爲什麼因爲偽書未曾錄載，便引來抹殺論語的證據呢，何況子見南子事，論語而外，還有漢時人的傳說呢？（如淮南子，秦族訓，鹽鐵論，論儒所載）。

(二)趙先生說孔子於衛主顏雝由，說『劇中不取主顏雝由一說，硬拉來一位蘧伯玉，未免於事不合』，趙先生自言『手邊的書很少』，難道家裏連一部史記都沒有嗎，孔子世家明言，『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云云』，怎麼說是『硬拉』，史記所說與孟子所言，主顏說，本無不合。因孔子先主顏雝由。去衛返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參見崔東璧洙泗考信錄）是自然的事，這不過如我們最廉潔的蔣主席來滬，先住西摩路阿舅宋子文家，（顏氏是子路的阿舅），或是僚婿孔祥熙所宅（子路是彌子的僚婿），再到蚌埠去『閱兵』一下，再回滬住黃金榮或其他忠實同志總理信徒家，有什麼不可？衛道先生自己未讀過孔子家語，（至少比孔子家語勝一籌吧），這才真正是聖學淪亡的實證啊，可勝浩嘆！

(三)子見南子劇中，引用孔子名言，『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謁，可以死敗』，

所以顯見孔子既惡婦人，又肯屈事婦人之顛預。趙先生却說這原歌詞是在魯國事，與衛國何干！若必孔子劇中所言，盡是在衛所發，又何必寫戲劇呢？難道孔子與南子對答，是我親耳聽見，速記筆錄的嗎？趙先生又根據孔子家語，說劇中落了一彼字，本來此歌，孔子家語作：『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請，可以死敗』，『彼』字念來不甚順口，史記世家作：『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也是四字句，所以從史記例作四字句，又因為『彼婦』較近文言，即依家語作『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謁，可以死敗』，較為順口。『謁』與『敗』韻，依王念孫發明古祭，秦夫廢無平上，與入聲月曷末等同用，『敗』古讀入聲，故與『謁』韻，為什麼趙先生反要依孔子家語改『謁』字為『請』字？趙先生又以劇中，未引『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末二句，斷為『引用全錯』。此末二句義與劇情無關，為什麼引四句不成，必六句全引？

(95)

(四)子見南子劇中引孔子論泄冶諫陳靈公的話，以見孔子之滑頭主義，(因泄冶不是『骨肉之親』就不應劇拚老命，這是家庭主義的『聖教』！)因以推知孔子也絕對不肯因為必行其『正名』主義，為蒯聩事去諫南子，拚老命。也累得趙先生來呵斥說，『語堂！你引陳靈公的事來說衛靈公，不知你有根據不？』儒者讀書如此，聖學寢微，有何足怪？

關於子見南子的話

四七

( 96 )

(五)子路與孔文子是『出公黨』，孔子事南子，難免與出公黨合作，對於南子逐太子蒯聵事，將何以自解？何況子路有『子將奚先』之問，孔子既答以『正名』，却又爲要做官，不惜依附名不正言不順之出公黨，適足以成出公黨的『劉姥姥』，所謂由『古董』墮成『清客』由『清客』淪爲『嬖小』，孔二將何以自解嘲呢？這本是依據袁子才論語解的議論，趙先生却看不見關係，說正名的話，『已是語堂所取，但照論語所記，只是泛論，並沒有指實，語堂劇中却說到衛太子蒯聵？』趙先生只好『抱經』吧！嗚呼，孔子固然流浪無恥，儒者也未免烏烟瘴氣，孔教日暮途窮，儒生山窮水盡，不亦宜乎？

大概趙先生的疑問都解釋了罷。最後我還想說幾句，就是勸儒者多讀儒書，靠一本繪圖通俗的孔子家語來衛道是衛不起來的。還有一樣，趙先生說要寫歷史劇，須先明『那劇中人的身分和事實』，請問孔子見陽虎，『却行白汗交流』，(論衡)獨立東郭門外，『纍纍若喪家之狗』，(孔子自己承認，見史記)，『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孔氏傳家祕寶的鼎銘)，去魯『遲遲而行』，(孟子)去齊『接淅而行』，(孟子)，『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佛肸以中牟畔，孔子欲往語)，這是什麼『身分』，這是什麼『事實』？人格在那裏？氣節在那裏？